

讀詩傳譌

卷廿一 全卷廿三

土

車侶夏直捷故詩疑曰中車士棄棧車庖人棄役車則詩言有棧之車非獨庖人僕役可知周道至此棄論爲士爲民咸不得休息矣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讀詩傳譌小雅卷二十二

男玠恭校字

讀詩傳譌大雅卷第二十三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補傳案呂氏萇焮此詩爲周公旦所作文僞王從追王言之非如箋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序但言作周兼僞王之說先儒已詳辯之傳云在上在民上也於



歎辭緝熙顯昭光也

緝熙見本篇第四章

言其德光昭于天下

也案周自后稷封部至文王卽位一千九十七季故曰舊邦而周之國名實自太幽遷岐始至文王方受天命故曰維新帝命猶天命也曰其形體謂之天曰其主宰謂之帝時是也許謙曰不顯不時王文憲作丕顯丕時惟其命維新故有周大顯帝之所命夾大時也不乃丕字之誤若二三章則直曰不顯言矣然此卽謂有周若不顯帝命則不時適文反涉自得詩義許引王柏之說不然陟升也降下也傳謂文王升

接天下接人是也在察也謂審察也言文王升則曰道接事于天下則曰德接治于人常察天帝之意適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爲從而行之也疏言易僉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輔廣依集傳曰在上在左右爲洋洋如在之神則與矣雀曰書同爲子虛烏有之論矣

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夾世

亶亶勉也箋云勉勉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案

自翰全亏日中廂不皇暇會大勉也君能勤勉自不  
失其爲聖況棫櫟篇明言勉勉我王必若集傳所云  
文王非有所勉也若有所勉耳求淡反淺全歐陽修  
謂子孫勉勉勤修使文王善聞流傳不止夏非詩義  
哉始也陳錫哉周言敷陳上帝之錫命始造周也侯  
維也文王始造周全武王成王代有天下故曰維文  
王孫子本本宗支支庶也宗則百世爲天子支則百  
世爲諸侯蓋惟文王勉勉無已故其善譽大無已推  
而及于子孫後世大無已子孫之世爲天子諸侯皆

由文王允顯也亏是凡周之士其先世之不顯者大  
莫不秉文之德而世有顯名矣凡周之士如尚父闕  
天大顛蔽宐生南宮适之類周召爲本支不在此側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恩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曰寧

猶謀也翼翼恭也皇美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瞻  
立兩木當瞻兩邊障土者也藹藹濟濟止也注皆賢  
士眾多之容止

藹藹見  
卷阿

此承上文而言凡周之士多

士也世雖不顯而其事君之謀猶翼翼然恭敬恩美



其功已顯于世良由周德全盛故天生此億皇之多  
士于文王之國王國既能生之文王因即用之已爲  
周家之楨榦而文王亦賴此多士之濟濟已爲安寧  
矣豈非有已長育人才弗克致此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  
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美也緝熙光也案熙爲光明緝有績續之義適  
文主義未爲不可而歐陽修定調爾雅非聖人之書  
必據孔安國書傳已熙爲廣誠不知其何心矣止語

辭非禮記大學篇斷章可比假大也說文麗數也麗  
旅行也鹿見食則旅行有附麗之義傳訓數則麗作  
麗矣億度也服事也此言文王雖得安寧而穆穆之  
美緝熙光明不忘其敬是已大哉天命使商孫子附  
麗于周其旅有不可億度者既麗于周遂于周是事  
矣算灑十萬曰億箋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  
之也補傳因言不止于億想商子孫縱多亦不全此  
皆由毛傳訓麗爲數而誤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蔽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

服黼鬯王之蓋臣兼念爾祖

昔也屨翰亏商今也臣服亏周天之所命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是靡常也嚴粦曰殷士總言商之孫子及其舊臣猶書所係爾殷遺多士茲殷庶士也膚美黻  
眖也裸之言灌將送也謂曰圭瓚酌鬱鬯送尸尸受之而灌亏地也公羊傳曰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曰大眾言之文雖未有天下而周公則據見在故夾係京也考工繢人白與異謂之黼祭服不止亏黼言黼曰槩其餘曰郊特牲云周弁殷鬯夏

收三王其皮弁繫積鬯般冠也膚黻言其才灌將言其職黼鬯言其服歐陽修曰來助周祭猶服殷服見其爲亾國之臣也王屨成王也蓋進也言蓋臣爲王所進用之臣若不念爾祖文王之德恐殷士助祭亏周大將助祭亏它人矣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蓋此下三章皆所曰弁成王

兼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亏般駿命不易

聿述配合監視駿大也周自后稷公劉世世修德而



德之至者莫若文王言若曰無念爲舜自念爾祖而述修祖德矣加曰邁時眉察長言配合天命則多福之來求之自我天夫何所容心亏其閒哉殷自帝乙曰肯未失天下之眾何嘗不克配合天命全紂蒸怠自取滅亾今王宐曰殷紂爲鑑天命正不易係也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宣昭義閒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過止也宣徧也注謂周徧箋云義閒曰禮義閒亏老成人也有又虞度載事也儀善也有儀可象謂之儀

刑濂作紀孚信也言大命既不易係王其無使及身而止當徧昭禮義之閒亏老季成德之人而又虞度殷之所曰滅亾自天雖上天之事杳杳冥冥無聲可聞無臭可達而文王之德一天德也天道難知而文王可濂苟善濂文王萬國自紀而信之矣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曰舜成王者如此周之數過其曆宐哉案有虞殷自天箋云度殷所曰順天之事而施行之集傳則兼興廢二者今玩此章追述文德舜成濂文不  
必又度殷所曰興李樗殷亾自天之說自是

文王七章章八句

案此詩七章纍纍若貫珠每章又各分兩段大無不蟬聯而下則曰七章分爲十四章可卽曰七章連爲一章大可其文廣大精微而又明白坦易信非周公不能作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明明察也赫赫迅也孫炎云明明性理之察赫赫顯

著之迅忱信也挾藏也注今江東通言挾禮運曰政者君之所曰藏身也紂之政教四方不行失其藏身之固故曰不挾四方言人君善惡明明在下天之予奪赫赫在上命不亏常善則予之惡則奪之此天所曰難信人君所曰不易爲也紂爲殷之適子本居天位後曰惡盈德穢故天奪之使不能藏身亏四方曰自固矣或曰適徃也言天位本適殷紂竝通傳云挾達也集傳云挾有也義雖通無據

擧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



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摯國名奚仲之後仲行氏字任姓也嬪婦也言從殷商畿內之侯國而來嫁于周爲婦于京也京自有天下之後追言之及與也得于心謂之德見于事謂之行言配王季而與其行仁義之德也傳云身重也疏曰身復有身爲重也王安石曰仲氏繫其夫而言大任繫其子而言削女傳大任端一誠莊維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日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曰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

謂大任爲能胎教大任二句古本屬下章今從集傳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曰受方國

懷來也謂招來也回違也文王敬曰事天聿能懷來多福而其德又上承大任曰及王季兼有所回違宐于四方之國來歸附而受之也案箋訓懷爲怱怱則不免私意據其中矣當從集傳訓來未善曰聖人之德敬爲大泛言之而爲德切言之而爲敬敬者德之興無敬則德不行其德不回矣其心之敬爲之也敬

言部傳說卷三十一  
八  
曰事天故受福多敬曰事人故來歸眾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唐虞曰歲夏曰載殷曰祀周曰季載卽季也合對也

注相當對洽水名說文左馮翊郃陽縣

今陝西眉同州府郃陽縣

山南曰陽水北曰陽涘爲厓女子子夫多福懷而方國受是天監善惡亏下大命已集文王矣此就其後言也追述其始文王初季天爲豫生賢匹亏洽水之北渭水之厓而作之合及議昏而行嘉禮大邦有女

一如大任之亏王季矣明德受命豈偶然哉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亏渭造身爲深不顯其光

倪磬也磬譬也女弟爲妹譬之曰天尊之也文文王

也祥善也箋云文王曰禮定其善祥謂納幣也昏禮

親迎最重故特言之洽陽在同州跨渭際河由岐全

洽必逕渭水造身曰濟比船亏水加版其上卽今浮

橋天子造身諸侯維身大夫方身士特身杜預云造

身爲深河橋之謂維身曰下則水上浮而行之維身



連四月方身解兩身已多少爲筮等案般時尚質六  
禮未備鬲岐尤爲樸略文定既非百兩之迎造身大  
豈盈門之爛不顯其光益見小心之翼翼也如此贊  
揚明德大不可謂不全而傳乃謂造身然後顯其光  
輝不知造身大何光輝之有乎天子造身般無此制  
後因文王所用定爲天子之禮正不必已不顯爲顯  
也況箋已云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正解不顯疏謂  
反言已美遷就傳箋不必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亏周亏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  
生武王係右命爾變伐大商

纘繼也莘大姑國今陝西郃陽縣號古莘鄭語肯河  
後莘韋昭已爲莘國非也鄭衛之間與馮翊郃陽恐  
不相涉長子長女也係安右助變餼也言天將命文  
王君天下亏周京之地故生大姑纘繼大任之女事  
亏莘其行居長已匹文王亏是篤生武王大如王季  
大任之生文王而又係安而右助之命已協餼伐般  
序謂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姚鼐牧曰詩亏  
大任大姑備敘其所出而亏嫁嬪親迎之禮一一詳

之見聖人重大禮不苟抑已見佗合之非偶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亏牧野維予侯與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

旅眾會合也如林眾兒尚書武成篇受率其旅若林

是也矢陳也牧野紂南郊在翰歌七十里

今河南睢  
衛輝府汲

縣案上篇侯皆訓維此當從箋訓諸侯方伐紂時未

爲天子係侯宐也然爾雅云侯乃也維我乃與夫通  
臨視貳疑也紂有臣億萬周有臣三千眾寡不敵矣  
然上帝之命有德者興已臨視汝無容疑貳呂祖謙

曰蓋設爲勉之之辭大誓曰師乃鼓譟肯歌後舞格  
亏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翰清明

洋洋廣兒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駟注駟奕色鬣鬣  
傳言上周下殷也檀弓戎事乘駟彭彭盛也劉向別  
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鷹鵠鳩注鵠當爲  
鵠字之誤耳左傳鵠鳩是也杜預云鵠鳩鷹也鵠故  
爲司寇鷹揚言如鸞鳥之飛揚也涼助也肆故令也



此言車馬之盛將率之疆助武王而隸伐不崇翰而天下清明益已見天命難忱洵非文王之明德未必復命武王如此也案肯言變伐有龢同參酌之義此言隸伐有奮發迅疾之義爾雅故今之訓夾承上文變伐釋之商滅而猶僭大商竝見詩人用心之厚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案文王篇爲周公作本呂氏菴焮此詩兩僭大商  
縣僭亶父恐皆非周公之辭序說自是無庸擬議  
縣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縣縣瓜賦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縣縣不絕兒賦酌其紹賦注俗呼酌瓜爲賦紹者瓜蔓緒夾著子但小如酌孫炎云賦小瓜子如酌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賦然則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賦案今瓜屬何止二種謂瓜子之小如酌夾非惟大瓜小賦不誤周自不窳夫官窳亏戎狄之間公劉亏幽斯館是周民之初生也自土非封土也齊詩土作杜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兪山顏

師古云公劉避狄居杜李樛謂土與土圭之土同三說竝存先儒謂沮漆在豳非如吉日篇所云漆沮抑知豳岐非遠只隔深山豳澗其源岐竟其流非有二也沈青崖讀沮如汾沮洳之沮言自杜陽壘過爲陂呂漑其田土而得生養之遺溼時猶名漆渠水則齊詩爲得矣古公猶先公亶父名也考工陶人爲瓦器取土爲之謂之陶累土爲之謂之復鑿地曰穴賈公彥曰古者窟居隨地而造平地不鑿但亏地上重複累土高地則鑿坎爲穴其形皆如陶竈開上取明此

言大王在豳未有家室後言遷岐建國作廟立社結言文王之興序說得之

古公亶父來朝吞馬率勗水澗至亏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寧

岸上澗澗水厓注岸上水邊地勗水澗漆水之勗也岐下岐山之下也沿流而東南至岐山縣南入渭岐山一名天柱山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姜女大王妃胥相也相視也案甫篇僖王季大任此僖古公姜女二詩信非周公所作



周原臙臙莖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廣平曰原周原在岐山之南沮漆之間臙臙言肥美也莖莖草注卽烏頭也江東呼爲莖茶苦茶飴飴也或曰苦莖名齧本草俗謂之莖菜此菜野生非人所種葉似莖萼紫色者內則莖莖枌榆性本日也而周原肥美卽苦者大日故曰如飴于昃始與幽人之從己者謀又爇契其龜曰卜易所謂人謀鬼謀書所謂謀及庶民謀及卜筮皆協從也曰止曰時築室可矣

晉官莖氏掌其爇契曰待卜事注引士喪禮楚燿置于爇在龜東楚燿卽契所用灼龜也案荆楚之木灼龜爲宐有契合之義故曰爇契蘇轍曰契爲刻或遂謂曰刀刻龜甲龜可鑿豈可刻哉曰于也時是茲此也王安石訓曰爲王命時爲土功之時皆非

爰執事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自畝徂東周

也疆有夫畛塗道路曰經畛之理有遂溝洫澮川曰

疏理之徧耕曰宣下曰畎高曰畝徂徃也箋云從畎徃東之人皆亏周執事競出力也案疏岐山在長安畎四百里幽又在岐山畎四百里東行適周各執其事亏義自得集傳訓周爲徧火通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曰載作廟翼翼

王制司空執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曰佐王安攬邦國大王當殷時雖非周制而立室作廟火召

二卿俾職也注使供職也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使不失直也繩謂之縮注縮者縛束之也索束其版築訖則升下亏上曰相承載翼翼形體嚴正也四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暫粹中曰俾立室家定其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亏廟故其序如此

抹之陜陜度之歡歡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鼗鼓弗勝

抹藁也謂曰手取土盛之亏藁也說文陜陜築牆聲



韓詩度填也度土亏版也歛歛眾也登登用力也削  
屢馮馮調嚮成而削其重複馮馮然使就平也公羊  
說五版爲堵五堵爲雉何休云堵凡四十尺許慎五  
經異義大戴禮韓詩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版廣二尺  
積高五版爲一丈其說異同李樛兩存之案岐周櫟  
略則版廣二尺之說爲宜呂下章皋門有伉推之則  
何休之說爲是然版長八尺橫削廣二尺疊上一堵  
則高一丈廣八尺也考工鞀人爲皋鼓長尋有四尺  
地官鼓人呂鼗鼓鼓役事箋疏因傳云或鼗或鼓遂

分爲二物不知鼗鼓卽皋鼓非有鼗也章如愚曰鼗  
爍傳魯人之皋皋緩也役事呂勿亟爲義故呂鼗鼓  
節之上之使下呂仁常欲緩而勿迫下之事上呂義  
常欲敏而有功呂鼓節之而不止故曰弗勝

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乃立冢土戎  
醜攸行

傳王之鄗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伉高克將將  
大也冢戎夾大也醜眾也冢土大社戎醜大眾攸行  
謂紀大事動大眾必有事于社而後出也案大王爲

殷諸侯皋應夾如魯之庫雉豕土夾非王之社其  
曰皋應爲天子之門豕土爲天子之社者猶文王造  
身爲梁後遂曰爲天子之禮也天子五門諸侯三門  
禮曰義配邵晉涵曰天子庫雉經無明文又因明堂  
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遂云天子夾三門  
豈知皋門旣爲天子鄣門焉有兼城門者考古制庫  
在城門內唐之大盈瓊林諸庫始在宮門內庫門卽  
爲城隅之門雉取文明周禮象魏卽雉門也爾雅觀  
謂之闕夾雉門之名應門爲王宮之正門路門爲路

寢之門肯鄭五門之說由來已久自不可沒  
肆不於厥愠夾不韻厥間柎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駮  
矣維其喙矣

肆故今也於絕也盡也韻墜也箋云小聘曰間案孟  
子盡心篇稽大不理亏曰孟子引此詩則間當作聞  
此蓋承上章而言社雖非爲混夷而立而出軍必安  
亏社是大王不能盡絕混夷之愠怒也夾不韻墜一  
己之聲聞且愠亏羣小柏身旣非爲孔子詠則此二  
句夾非爲文王詠正不得據文王事昆夷遂曰間爲



文王聘間也柎櫟也櫟其實林疏云周棗人謂柎爲  
櫟械白椴注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奩可啖疏  
云三蒼說械夾柎也其材理全白棄奩心者爲白椴  
直理易破可爲櫝車輻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  
椴或曰白柎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拔當讀如金滕大  
木斯拔之拔易曰兌說也柎械拔則道路通行者說  
柎械非嘉植不能挺拔而上卽下篇芄芄械櫟特喻  
其盛非喻其嘉也積曰爲薪則非嘉可知采薇序云  
芻有昆夷之患混夷卽芻戎也駮突也說文駮馬駮

行也喙息也張喙而息奔突者其狀如此自築室全  
此統言大王經理有方混夷少息言其曰不治治之  
也下章方及文王百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  
曰有奔奔予曰有禦侮

蘇轍曰虞在陝之平陸

今隸山直隸州解州平陸縣

芮在同之馮

翊

今大隸山直隸州解州芮城縣東畛平陸畛陝畛同州

平陸有閒原焉

閒田在平陸縣

畛五十里俗呼讓畔城

則虞芮之所讓也質成平也蹶動也虞

芮爭田質文王而成其無平初非荆爲驅而勢爲迫

也蓋有已動其愧恥使生廉遜之心百事見家語書  
傳而毛傳特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遺肯後曰先後  
喻德宣譽曰奔奔武臣折衝曰禦侮予詩人自我也  
此美文王之德所已能使虞芮感化由有四臣書曰  
修飾有夏大謂此也周家王業始亏大王成亏文王  
者如此案集傳云諸侯歸周者眾文王由此動其興  
起之勢則是文王猶有私意存乎其中不獨詩旨未  
哲言理大未足也

縣九章章六句

棧櫟文王能官人也

芄芄棧櫟薪之櫛之濟濟辟王左右楸之

芄芄盛兒棧白桲也櫟枹者注櫟屬叢生者爲枹枹  
適木魁魄注謂樹木叢生梏枝節目盤結魄磊疏引  
考工注云櫟屬猶附著堅固是也伐木析之爲薪積  
材燎之爲櫛月令季冬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  
及百祀之薪燎舊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  
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櫛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禋  
之言燼周人尚臭也禋祀實柴櫛燎皆祭天神皆用



薪此曰山木之盛祭祀則取用之興賢才之多文王能官之也濟濟者容也遠也言其容之敬濟濟然遠也辟君也辟王文王也左右助也馭馭也言既得賢人置之亏位其濟濟然臨祭之辟王諸臣無不左右其閒咸自促朕曰馭事也惟能官人所曰臨祀各職其事若徒謂德盛而人心歸附馭向之則經文左右二字無著若謂歸附馭向者儻左右之人心則外此夏多遺滯轉不見文王之德之盛矣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璋璋瓚也半圭曰璋考工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頭刻上者曰斨厚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

寸衡四寸有纁是璋瓚也祭統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茲言左右則助祭者不止宗伯一人疏謂舉一人之事曰槩諸臣之美是也峨峨祭也注謂執圭璋助祭舍人曰奉璋之兗言其兗之盛壯也髦俊也髦士官也疏毛中之長毫曰髦士爲卿士大夫通僂攸宜言左右諸臣咸得其人也

淖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溥身行兒涇自涇水中之身也烝眾也釋文方言云  
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釋名在旁撥水曰櫂又謂之楫  
邁征行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易師卦注多曰軍  
爲名次曰師爲名少曰旅爲名師者舉中之名軍之  
言師乃常儻也凡詩作自追王之後無嫌曰後事言  
之箋云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六師則萬五千  
人矣案集傳六師之眾追而及之不合自從其說昧  
不可通王親出征六師自及人臣尚無專制之理豈  
有六師之眾反可不合而從追而及之乎總言文王  
能官人曰身楫之順流而行興賢者之從君而化耳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倬明也箕斗之間漢津也注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  
津深雲漢卽天河也章文章也傳遐遠也遠不作人  
也此曰雲漢爲文章于天興文王爲灋于天下雲漢  
在天爲章終古而光自昭回文王在上高季久遠而  
人自鼓舞不作而作詩之本旨實是如此與論語能  
使同義語錄必謂古注竝諸家訓遐作遠甚無道理  
改訓何字將詩人本旨一槩抹煞彼此易觀豈不更



相笑邪諸家中若歐陽所云雲漢爲章亏天猶賢人  
爲國之光采卻如朱子所譏多引外來言語壅滯詩  
人意息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鏤也金謂之鏤玉謂之琢傳金曰彫玉曰琢彫大  
鏤也相質也王肅云其文如彫鏤其質如金玉箋云  
相視也謂視之如金玉義大可通勉勉勤修不倦也  
張之爲綱理之爲紀說文綱網紘也紀別絲也此言  
文王文質相資勉勉亏上而四方之政大綱小紀兼

不舉舉雖有官人之能嬰未嘗自暇自逸所召爲聖  
也案文王之勉勉正是能官人之本領而歐陽修召  
金玉喻賢才謂文王能勉勉用人竝非

棧樸五章章四句

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詩晉章言外祀之得人  
二章言內祀之得人三章言戎事之得人四章五  
章言所召得人之故高季永遠久道化成勉勉不  
已始終一轍不必作人而人自作綜其綱紀而四  
方自理然則文王之能官人其躡之無爲而治乎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呂百福千祿焉

瞻彼旱麓檮栝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傳旱山名山足曰麓案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有旱山巖緊謂詩人託興皆取其在境內者不得遠取漢中之山呂今考之岐山在鳳翔府之東南鄭在鳳翔府之南相去非遠正文王德化所及檮栝偁桌而小栝木名疏云栝其形偁荆而尖莖偁著土黨人織呂爲斗筥箱器又屈呂爲釵濟濟盛也豈弟樂易也君子

文王也千求也言旱山之麓由雨露澆潤呂致檮栝之濟濟然興樂易之君子夫由先祖積累故其千祿夫自樂易也文王有心修德無心千祿然受祖之福其祿不期自至不啻自己求之序言大王王季申呂百福千祿非大王王季受祖福祿之謂謂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之而文王得呂百福千祿百箋呂一君子而指大王王季兩人既失序意夫非詩體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瑟嚴密兒玉瓚圭瓚也考工玉人祿圭尺有二寸有瓚曰祀廟其賜諸侯者九寸瓚有勺槃曰承之其柄用圭勺大五升日徑八寸下有槃日徑一尺黃流秬鬯也秬粳黍擣鬱金酥釀其酒其氣芬香其流調暘其色黃案玉瓚全精黃流全絜精絜之物本亏精絜之心君子曰高先祖福祿攸降矣言先祖降福祿君子受之非君子降福也孔叢子載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曰九命作伯亏鬲受圭瓚秬鬯之賜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是大王未賜圭瓚也君子自己文王

爲定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鳥之貪惡者也魚物之隱藏者也遐遠作配也戾天者遠至亏淵者潛逃興文王之德化旁敷不必作人而人自作也詩疑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得詩惜矣疏言道被飛潛孽物得所正君子受福全大處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曰高曰祀曰介景福

載謂已載尊中備謂備膳咸有曰此高祀先祖神必

助曰大福序所謂受祖者此也曰北南厥夫厥輔必  
瑟彼柎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瑟密兒柴曰祭天供之自民故曰民所燎矣案箋云

柎棫所曰茂盛者乃人爇燎除其芻草養治之使得

無害辭費而義不貫嚴繁非之豈是當云柎棫茂密

為民所取曰供燎君子樂易為神所勞曰受福侶較

古注及諸家俱為簡捷

苒苒葛藟施于條枝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苒苒茂密兒葛蔓生藟名巨瓜夾蔓生者故曰喻子

孫之世守先業自上而下曰施

平聲

自下而上曰施

大

條稻注今山楸也枝形如箸條之枝榦回違也此曰

葛藟施于條之枝榦而生興君子不違先祖之德業

曰求福福原于德必修先祖之德斯受先祖之福故

曰不回違終之

旱麓六章章四句

案福祿非可干求此詩始言干祿終言求福須知

文王求出無心詩人原其所自而曰干求為言耳

二章四章賦也餘皆興也



息齊文王所召聖也

息齊大任文王之母息媯周姜京室之婦大姁嗣徽音則百斯男

詩中凡言息在上者則爲息慮在下者方爲語辭此息齊息媯與息皇息文同例齊莊媯愛也周姜大姜大王之妃也僂京室從追王後言之也僂婦能盡婦道亏姑也能盡婦道則德行純備是召生聖子大姁又能繼嗣大任徽美之德音上召承其先下召啟其後斯男則百爲周室之屏藩然刑亏之化仍在文王

而文王之聖實由大任之賢也此言文王所召聖召下四章皆言其聖之事

惠亏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亏寡妻全亏兄弟召御亏家邦

惠順也宗公宗廟中羣公也恫痛也寡妻嫡妻也妾爲庶則嫡爲寡案說文御正字古文作馭治也書曰御下召簡又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御本同馭傳讀御爲馭訓作迎非輔廣曰此言文王之德足召餼神人治家國其序則先尊而後卑先親而後疏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大臨無斁大保

雖雖齎也肅肅敬也斁厭也宮中極其齎廟中極其敬人所不見而若有所臨道無厭倦而大有所守皆言純大不已也箋曰肯章宗公爲大臣宮爲辟雖之宮顯爲賢才之明斁爲六藝之斁謬戾甚矣康成之失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讀者詳之

肆戎旻不斁烈假不瑕不聞大式不諫大入

肆故令也戎勗戎也昆夷爲患不休故偪戎旻斁絕也烈業也業功也假大也言勗戎大爲旻患雖不斁

絕而文王功業之大大不因此而瑕旻式濇也雖無所聞大合于濇雖無所諫大入于道傳言性與天合所謂聖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惟文王有聖德故一時長而成人者有己成其德卽小子大各有所造就古之人舉一世之士而甄陶之使有名譽于天下升之選俊其非此無斁之德所致也案箋云古之人謂古聖帝明君是也古之人二句蓋當時成語詩人引己結文王百非卽文王也爾雅



髦選也髦俊也禮記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息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箋作四章章六句集傳本

毛氏故言改  
正今從之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其若周周世世修德其若文  
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其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顧此維與宅

皇大也皇匪正也臨監視也注皆謂察視觀指示也  
其政不足言矣四國四方諸國也究度謀也究度四  
國文王其在四方諸國之中求其可已安定民者其  
若文王也耆致也憎增同孟子士憎茲多日憎讀增  
是也式用廓大也亏是上帝取而致之三分有二增  
廣其土地用大其規模遂乃眷然顧與已居宅矣  
案傳已二國爲夏殷則此字無著箋又云紂與崇侯

天子諸侯夾無竝儼二國之理傳箋者皆訓老謂上  
帝老之猶不改變憎惡其所用夾侶不辭因參酌諸  
家之說呂正之

作之屏之其蕃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柎啟之辟之其  
檉其楛攘之剔之其屨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  
厥配受命既固

木自斃神立臥楸斃者翳注斃踣不斃頓楸邢疏云  
立臥之木妨它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蕃也生木自  
到枝葉覆地蔭翳故曰翳木族生爲灌灌木叢木柎

柎注樹侶柎櫛而庫小子如細桌可食今江東呼爲  
柎桌疏云葉如榆木理堅韌而夾可爲車轅內則芝  
柎菱棋是也檉河柳注今河旁夾莖小楊疏云生水  
旁皮正夾如絳一名雨師枝葉如松楛櫟注腫節可  
呂爲杖疏云節中腫侶扶老卽今靈壽是也屨桑山  
桑注侶桑材中作弓及車轅疏屨桑柘屬考工弓人  
取榦柘爲上屨桑次之是也遷徙也注今江東通言  
遷徙箋云串夷卽昆夷鬲戎國名也疏言詩本爲患  
患夷者患中國之夷也配媿也集傳謂大姜也言天



雖眷顧文王與呂居宅而其王業之興實自大王遷岐始岐地險多樹大王率從遷之民競相刊除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則爲蓄爲翳也其修理之平治之者則爲灌爲欄也其啟拓之開闢之者則爲樅爲楮也其攘去之翦剔之者則爲屨爲柘也幽民樂爲所用悉由明德帝使遷而居之雖昆夷爲患載滿道路而經理有方正集傳所謂昆夷駭矣者也大王有明德呂治其外天又立賢配呂助其內此文王之受命所呂旣固而卒成王業也

帝眉其山柎械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尃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眉察也拔如大木斯拔之拔兌說也柎械小木松柏佳木柎械拔去則松柏夏茂正所謂佳木蔥蘢而可說也帝察其山如此亏是使周作邦謂興周國也對配也傳謂從大伯之見王季也朱子云大伯之德足呂翰諸侯有天下自大伯讓亏王季而文王配焉大伯雖讓無迹可見王季受讓亦不自知是其友愛之

心因乎自然不由勉強既受其讓益修其德篤周家  
之慶錫讓德之允天祿不失沿至後世而奄有四方  
矣錫予也謂曰讓德之允予大伯也蒸奄也奄覆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季魏獻子爲政成鱗引詩作惟此  
文王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咏曰苒昭臨四方曰明  
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餼

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天緯地曰文九德不愆  
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子之舉也近文德矣  
所及其遠哉案序言美周美文王也故又云周世世  
修德苒若文王昔章與宅卽與文王也若泛指岐周  
猶當商政未衰之日天豈遽尔扁顧其爲與文王無  
疑二章由文王上溯大王受命既固一語仍歸到文  
王大王未嘗受命也三章溯王季奄有四方一語仍  
歸到文王王季未有四方也曰下五章專言文王據  
左傳九德文德當作維此文王韓詩大然毛始改作



王季王季雖爲鬲伯周邦尚未大也安得云王此大  
邦三分有二而邦始大今從左傳帝度其心天使文  
王心能制義也德正應味服虔云在己爲德施行爲  
音發號施令天下應味其然而定無讙讙也勤施無  
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比亏文王言文王擇善而從  
天夾擇善而比文王也行道有得亏心故作事無有  
所悔既受帝之福祉因施及于孫子矣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  
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曰按徂旅曰  
篤于周祐曰對于天下

凡言帝者皆託之亏天也無然畔也畔者違亏道援  
者取亏人歆者動亏中羨者慕亏外誕大也望厓漏  
而高岸重厓岸注厓水邊漏淡也視厓峻而水淡者  
曰岸兩厓累者爲岸登升也喻其所處之高先升而  
上也自王肅孫毓皆云天謂文王有此德後遂曰爲  
遣岸誕登矣密密須氏姑姓之國也左傳密密須之鼓

杜預云今安定密縣集傳在今寧州

皇興表寧州今平涼府靜寧州

隸陝西今隸日肅

梁益曰密須子嚴商侯國世本云商有密

須文王伐之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阮國名徂徠

也其阮國地名張子曰其阮皆在涇州今有其池今陝

嗣岩直隸州涇州 蔡怒兒旅眾也按止也其旅為文王之師

徂旅為密人徃其之師箋曰徂為國傳曰旅為地皆

非也篤厚對遂也密須不其其職抗周大國恃疆凌

弱侵阮小國因徃阮國之其文王爰整其旅按止徃

其之師所召厚周之福而遂天下之心也案史記書

傳皆言文王受命梟季伐犬夷即昆夷 伐密須梟季伐

者即黎 伐崇宋儒力辯文王未嘗受命召尊文王然既

見亏經何如不辯而人自尊之之為得乎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

歛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

之方下民之王

絕高為之京山脊曰岡大阜曰陵大陵曰阿矢陳也

此承密人侵阮依其絕高之京侵自阮疆召陟我周

之高岡凡軍必依山召為固密人恃疆如此文王責

之無陳師亏我周之陵我陵是我阿也無歛水亏我

周之泉我泉是我池也密人何為侵阮而來亏此乎



鮮善也小山別大山曰鮮高平曰原密人既服于  
相度善地居岐之陽將資也在渭之將謂資渭水也  
方鄉也萬邦所鄉下民所君也案岐陽今鳳翔府逸  
周書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紀季密人降周遂遷于  
程皆謂鳳翔後徙都于豐方在咸陽鎬則陝西長安  
矣豐在岐東南三百里鎬又在豐東南五十里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曰色不長夏曰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曰爾鉤援  
與爾臨衝曰伐崇墉

夏諸夏革變革也言文王不大聲音曰作其顏色不  
長諸夏曰示其變革而又不事知識曰作聰明亂舊  
章惟順天之濶則張子所謂不曰聲色爲政不曰革  
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極爲得解而朱子  
乃曰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心外亦不屬于商  
只是事勢自不容己案張子之說正不見得無純臣  
之心而不屬于商也在朱子意欲力爲揚轉于文德  
有損矣怨耦曰仇丑氏曰仇方卽崇也兄弟與國也  
鉤鉤梯所援引曰上城者臨衝車也疏墨子僂公輸

殷作雲梯曰攻宋臨者在土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  
突之倭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濶墜子有備衝之篇  
墉城也中候我應篇崇侯虎倡紂爲無道辜惡尤大  
故伐之崇國今陝西安府鄠縣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輒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  
致是附四方曰無侮臨衝芾芾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  
絕是忽四方曰無拂

閑閑暇也言言高大也訊言也連連徐也馘獲也注  
今曰獲賊耳爲馘文王不樂用師故臨車衝車閑暇

自得而崇自恃其城高大不何遽服因輒其訊言者  
連連然間之獻其俘馘者安安然俟之是類是禡師  
祭也注師出征伐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是致是  
附謂致其社稷羣神附其先祖宗廟爲之立後不絕  
其祀也于其四方諸國懷德畏威無有侮慢之者芾  
芾彊盛也仡仡堅卓也聲臯致討曰伐肆故今也言  
伐之而崇猶負固故肆曰奮其力絕滅也忽亾也左  
傳其亾也忽焉謂彊橫者忽焉而亾也文王伐崇初  
乘窮兵贖武之意全不得已而薄伐肆攻能使勅馘



一翰於滅天下之人無不囚諒其心此四方諸侯所  
曰無拂也瞿景濬曰無侮謂王師不暴人皆畏服無  
設爲應援之舉無拂謂王師無敵人皆順從無設有  
疑貳之心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范處義曰此詩與縣相類縣言大王者詳言文王  
者略蓋詳其始而略其終此詩首言天之眷周次  
言大王治岐次言大伯王季友愛之德次言文王  
加詳焉蓋略其始而詳其終也案天之眷周正曰

文王之全德若謂首章天命大王豈商政未衰而  
天之所贖不必若桀紂耶無是理矣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曰及鳥  
獸昆蟲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度  
民子來

經度也神之精明者儼靈四方而高曰臺營謂立表  
曰定其位也攻作也不日謂不設期日非不終日也  
亟急也此言文王受命既伐崇而作邑于豐始度靈

臺之基址經理而營表之其位既定令眾庶攻作本  
未嘗設期日召速其成且召經始其勿亟而庶民  
樂附如子嚮父事而來非實有德澤及民何由得民  
心如此哉案靈臺所召觀禳象察妖祥作臺之處據  
合神霧云作邑于豐祀靈臺乾鑿度大云伐崇作靈  
臺是臺作在伐崇之後祀在豐邑之內豐今咸陽縣  
臺址尚存而杜預謂在始平鄠縣則誤召靈臺卽祀  
于崇國矣集傳時游觀節勞佚二語當置靈沼靈囿  
下靈臺望氣豈游觀之所而顧可召宣節勞佚哉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  
物魚躍

說文囿苑有垣也所召域養禽獸也同言靈者于臺  
下爲囿沼故皆召靈係大召靈德之徧行也鹿牡麋  
牝鹿言鹿取其孕育也伏馴擾不驚也濯濯肥澤也  
翯翯飛翔也案白鳥卽白鷺春鉏也物滿也疏謂魚  
昆蟲之別名舉潛召見陸產躍謂得其所也序言樂  
其有靈德召及鳥獸昆蟲焉與孟子樂其有麋鹿魚  
鼈商書暨鳥獸魚鼈咸若其義竝同末章鼉鼈屬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木謂之虞注縣鐘磬之木植者名虞考工梓人為筍

虞注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虞大虞謂之業孫炎云

業所曰飾筍刻版捷業如鋸齒也又曰采色為大身

其狀樅樅然樅即崇身也明堂位夏后氏龍筭虞殷

崇身周璧翬全周極文三者備具有瞽之詩所曰言

設業設虞崇身樹羽也大鼓謂之鼗注鼗長八尺案

考工鞀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

鼓大鐘謂之鏞釋名鐘空也大者名鏞孫炎云鏞淡

長之聲又名鏞如鐘而大者也箋云論之言倫也虞

也筍也所曰縣鐘鼓也設大版于上刻畫曰為飾文

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

得所曰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曰詳之於哉得

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靡中者言感

于中穌之全也傳水旋工如璧曰辟靡曰節觀者王

制天子曰辟靡諸侯曰頌宮案韓詩辟靡天子之學

取辟有德雖取其雖穌所曰教天下普賦焮饗尊事

三老五夏立明堂于中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廟之中  
中璽之靈沼謂之辟靡諸侯有觀臺在大廟中皆言  
望嘉祥也考今左傳竝無明文賈逵服虔大云蓋古

注也惟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曰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故盧植禮記注明堂即大廟天子大廟上可曰望氣謂之靈臺中可曰序昭穆謂之大廟園之曰水伯壁謂之辟廱古濶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百蔡邕月令論大云取其宗廟之清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兌則曰大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園如壁則曰辟廱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頴子容菴焮釋例又云大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大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歆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宮蔡邕盧植頴子容之曰廟學明堂靈臺為一者本亏大戴然大戴只曰明堂辟廱為一處未嘗並靈臺大廟而一之也頴容輩之妄袁準正論駁之甚詳信乎明堂者大翰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亭鬼神歲觀之宮辟廱大學大歆養孤之處眾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明堂祭天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矇率公  
可曰祖父配之月令明堂大廟謂之大室大廟大室謂之中央大室皆非宗廟之大廟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謂其制如明堂大非謂大廟即明堂也康成三靈辟廱異處之說自不可易但辟廱未必在郊耳

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中水如蟻甲如鎧甲今合藥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可曰冒鼓埤雅夏小正云剝鱣曰為鼓故曰鼉鼓非特有取于皮其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案鼉鼈屬皮非可曰冒鼓故補傳云樂作于辟廱鼉聞之而大樂逢逢然鼉鳴曰應之猶後世瓠巴鼓瑟流



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銖聲音之遺多能感物樂  
作鼙鳴何疑之有呂氏菁焮大曰顓頊令鼙先爲樂  
倡鼙乃偃寢呂其尻鼓其腹司馬相如上林賦擊鳴  
鼙之鼓大非鼙爲鼓也夏小正剝鱗乃其正文呂爲  
鼓者傳者誤也璣佃皆云皮堅冒鼓悉譌呂傳譌耳  
鼙鼓言鼙鼓舞而樂也逢逢聲也傳有眸子而無見  
日矇無眸子曰矇菁官瞽矇注鄭司農云無日盼謂  
之瞽有日盼而無見謂之矇有目而無眸子謂之矇  
率進公事也聞鼙鼓舞而鳴矇矇率進其事猶簫韶

既作夔率百獸率舞也呂祖謙曰或疑靈臺之詩敘  
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呂辟廡學校勦入之彼蓋  
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瞽御征  
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  
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二事哉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舊注五章章四句從集傳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  
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箋云下猶後也武繼也下武維周言周家曰文德開  
其先武王曰武功繼其後居後故下哲智也三后大  
主王季文王也合三后武王言之代爲明智故曰世  
有分之則三后之德在天武王實能配彼在天之德  
亏鎬京焉此卽禮記所謂善繼也詩疑謂序曰下武  
繼文三后在上則繼之者下矣義自可通集傳或曰  
下當作文文王旣削亏三后則下武作文武亏義爲  
複矣印古詩語云下武不上武也上尚通  
王配亏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周世世修德武王配三后之德亏鎬京作而求曰繼  
之長言配合天命庶成王者之孚信亏天下陳櫟曰  
命原亏天而三后夾在天配三后卽配天矣配命則  
能配三后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悌孝悌維則

旣成王者之信亏天下下土夾惟王者之信示式論  
語所謂民信之矣是也民信之事莫大亏孝武王長  
言此孝悌而不忘孝悌不忘故足爲天下準則也孝  
經德教加亏百姓刑亏四海武王之謂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息昭哉嗣服

天子曰予一人應當侯維也孝德順德也天下所召  
媚愛此一人當維順德耳武王長言孝息昭明其繼  
嗣先王之事順德爲何如哉宐爲天下所愛戴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亏萬斯季受天之祐

來許言爲後來所許也武述也武王昭明此繼嗣之  
事爲後來所許則後世子孫大繩繼祖述而不設替  
矣亏此而全萬斯季受天之福武王能昭先人之功  
則後來者不又昭武王之功哉慶祝至此益知武王

爲天下所愛戴矣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亏萬斯季不遐有佐

遐遠佐助也繼文之功全亏萬季受天之福四方諸  
侯皆來翰賀亏周豈不遠有助亏我周哉三十其世  
八百其季而諸侯不叛周之世德基之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文王有聲遙駿有聲遙求厥寧遙觀厥成文王烝哉  
遙述也駿大也烝君也言文王伐崇聲聞著亏天下

非有私意亏其間也志在安民而有成功而已其聲聞之美可述而大之其安民可述而求之其成功可述而觀之信乎其克君也哉下章伐崇正言其安民作豐正言其成功然非武王繼之不能廣文王之聲卒文王之功也故此詩肯四章敘文王後四章敘武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當紂之時斯民不寧實由崇侯倡紂無道文王既受天命有此伐崇之武功既伐之後遂往于豐非伐崇

則民無召寧非作豐則功無召成朱善曰伐崇所召除天下之暴作豐所召立天下之本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案崇今鄂縣在長安府屬南豐今咸陽在長安府屬北集傳謂豐卽崇國之地足見當日崇國之疆大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季王后烝哉傳減成溝也減古文作沍考工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沍城召沍爲隄爲方十里則豐之邑居與城相匹矣棘急也來勤也案匠人營國



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也舊官典命上公九命其國家  
宮室曰九爲節城丈九里文王十里之城倍踰其制  
故曰匪棘其欲言非急從己之欲特追述先人而勤  
孝行耳箋云變謚言王后者非其盛事不曰義謚說  
非無理但當依文衍義不著議論爲得詩疑曰昔曰  
文始末曰武終中由王后而係皇王繼諸侯而爲天  
子是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公事濯大垣牆翰榦也言文王都豐王事益大築城

豐邑而又周立牆垣四方同心歸之王后爲之楨榦  
天下得所倚賴王后其誠君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禹貢豐水攸同豐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流入潯徑  
豐邑之東注于河堯時豐水汎濫文王作邑于豐水  
之屬武王都鎬在豐水之東皆禹治水之績也皇王  
武王也言未遷鎬之時四方同心而來歸者日眾武  
王益盡君道之隆近旣無愧于文王遠亦無愧于神  
禹矣故曰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靡自鬲自東自南自北無息不服皇王烝哉  
文王在豐作辟靡爲文王之學全武王遷鎬復作辟  
靡而爲天子之學焉講學行禮亏其中自鎬而鬲而  
東而南而北四方來觀者無不感德化而心說誠服  
孟子所謂曰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此之謂也唐汝  
諱曰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亏武功而不知天下之  
服武王由亏文德故晉曰辟靡爲言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考稽也宅居也董道曰卜筮之道必先斷亏心故曰

考卜維王則王志先定矣其考卜者所曰齊眾志也  
洪範稽疑曰汝則從爲主龜爲卜正謂得吉兆也龜  
出吉兆曰正定之武王作邑居曰成之矣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曰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白苗注今之白深棗邗疏謂嘉穀白苗者此曰喻  
人材也仕用也燕安也言豐水有嘉穀猶周室有人  
材武王豈不欲仕而用之乎正詒孫謀曰安翼子耳  
補傳孫順也翼輔也此言武王作辟靡亏鎬京曰養  
人材則肯日文王豐水辟靡所養之材已成如嘉穀



者武王豈不仕而用之然則肯日豐水辟靡之人材  
今爲武王用今日鎬京辟靡之人材將爲後世用矣  
遺其孫順之謀呂安輔其子武王誠無愧焉君哉序  
謂繼伐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深得詩之本旨夫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讀詩傳譌大雅卷二十三

男玘恭校字

